



英租时期，威海卫警察管得宽

□陶遵臣

威海卫警察最早出现在英租刘公岛上。1900年，英国人在岛上组建了14人的警队，随后，1920年、1929年、1930年先后三批招收警察210名。由于当时的机构较少，威海卫警察职责范围很广，除维护社会治安、消防救援、税收外，还有监狱管理、城市管理、市场监管、公共卫生管理、防疫及环卫等职责。

公共卫生环卫管理。威海卫的警察管卫生有法可依。从当时威海卫《巡捕章程》中的条款可见一斑：“大路上如有大石头和别的障碍物，应当挪开；若有人在井旁洗衣服必须制止；未经准许而在大街上搭天棚及茶棚的应当禁止；对在大路上或街上乱走而无人看管的牲口应当扣留；如遇乱贴广告于树上或墙上者，毁坏涂污房屋栏杆者、撕毁国家告示者、随地大小便者和打仗吵闹者、故意毁坏国家树木者……应当捉拿；对侵占道路或街巷者、倒脏物于通行街巷者、在倾倒之垃圾堆上捡拾者、售卖腐烂鱼肉水果者……应当禀报。”由此可见，当时在威海卫，巡捕管卫生的权力是有法可依的。

公厕管理有专人负责。根据当时威海卫市区厕所多为露天的情况，1903年英国殖民当局制定了一系列厕所管理法，要求按照标准规格改造或新建厕所：厕所的墙壁应用石或砖，并用2:1的水泥和沙黏合砌成；墙应高于地面3英尺；应设置顶盖，地面应用水泥混凝土制成，厚度至少要达到4英寸；便器的容积不得小于2立方英尺；不得直接临近住所食物储藏间及工作间。

按这种规定建起来的厕所，老百姓称之为“官茅厕”，以月资12块（当时粮食每升八九毛钱），雇一个中国老人，每天挑着两方桶“双刀”牌臭药水，满街里挨个往厕所里洒。至于私人住宅的露天厕所，殖民当局也规定必须钉一个木板的盖子盖上，减少蚊蝇及细菌的传播。

随地大小便罚款。对随地大小便者，巡警更是严惩不贷。威海卫市区的“官茅厕”共有五处。在东门外宝泉路和新威路交叉点附近有一处；现在的四八零八修船厂那儿又有一处。那时有个英国巡警叫魏德凯，每天在街上溜达，又总愿意从北头现四八零八厂那边的官茅厕走到东面宝泉路这边的官茅厕。见有人站在厕所外面小便，他就很平静地说：“你过来，你过来！”然后，开一张罚款单给那人，“你拿着它，到公安局交钱去。”那人便乖乖去公安局交两毛钱。就没有人敢把巡警的条子悄悄撕了拒交罚款。

城管、市场监管、养犬管理。随着警察制度建设的发展，警察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职业群体出现在市民社会中。但当时威海卫的城市管理体制还没有有效建立起来，于是，警察在履职过程中不知不觉担当起了城市管理者的角色，具有多样化的管理职能，涉及城管、市场监管、养犬等多方面工作。



第一批威海卫警察接受检阅。



刘公岛警官邸。

专管此事的巡捕，每天抱着杆双桶枪蹲守在海边。那里总是有几只野狗在争着吃退潮后垃圾中的食物。在它们争得热火朝天的时候，“轰、轰”的两声枪响，一只躺倒了，另一只没跑出两步也应声而倒。围观者总免不了高喊两声“好枪法”！时间久了，威海卫城内很少有流浪狗。

影响市容环境的重罚。据《威海巡捕》一书记载，市民在街上杀鸡鸭、杀狗兔，狗毛兔血、鸡屎鸭粪影响环境的处罚不商量；你养的狗，脖子上若是没有绑块狗牌，就会被巡警打死埋掉。另外，夏天如果有人在马路上光着膀子，衣服在手里拿着，也会被罚款！

在控制噪音的环保方面，他们规定：严禁向海滩和海中排放污水和垃圾。1923年又在北门外划出一个区域，供高噪音、有污染的制造业使用，如果在此范围之外出现噪音或污染，巡警就会找上门重罚。

商业营业及农村集市的管理。威海卫警察管理商业经营，主要体现在审查营业资格，维持市面秩序，打击各种不法商业活动，督催各种捐税等方面。为维持市场秩序，警察会对营业者的执照进行严格监督审批，对无照经营者进行查处科罚甚或勒令停业。当时还规定，凡店铺开业、停业或歇业均须向警察机关申请登记。旧货业（估衣铺、古玩铺、挂货铺等），要备有经警察机关审定盖章的循环簿，所有买卖货物逐一登记。巡警随时检查，月终送警察机关统一查验。

为加强对农村集市的管理，威海卫警察局还向每个乡镇集市派一两名巡捕维持市场秩序，叫作“镇集”，职责相当于现在的市场监管局。除此之外，捉拿盗贼、禁赌抓赌外，维护社会秩序，也是巡捕的职责之一。

监狱、消防、税收管理。英租威海卫期间，出于统治租借地的需要，殖民当局于1900年在刘公岛设立监狱。1911年在原有基础上，改造扩建了监狱。改造后监狱内通上了自来水，配备了洗澡间，设立了教海所、医院，监管条件有很大改善。

为加强狱政管理，殖民当局先后制定颁布了《监狱法令》和《监狱管理规定》。根据其规定，监狱中男女犯人，刑事犯、成年犯与未成年犯，初犯与累犯都要分别隔离关押。罪犯在服刑期间，男囚除体弱有病的外，都要进行重体力劳动，主要是修路、筑墙、栽树、砸石子等，女囚则浆洗缝补监狱制服，制作冬夏衣物。

监狱设立教海所，由专职教诲师对在监囚犯施以内容主要为儒家经典、社会常识及伦理道德等的所谓“教诲”，传授简单的英文、数学、习字、作文等文化知识。

国民政府收回威海卫时，管理公署接管了英租当局设立在岛上和陆地上的监狱，之后，监狱由公署公安局管理。

警察专班管理消防。为加强消防工作，1931年秋，威海卫公安局筹建了消防队，在环翠楼设火警瞭望台，有警士三人昼夜察看瞭望。瞭望台上设警钟一口，有警则击，以击数识别警报区域。白天以悬旗、夜晚以悬灯为号，以颜色表示火警发生地点。先后购置汽油救火车1辆、水带20余条、钢盔30顶和水枪千支等消防设备。

警察兼任税务官。为加强对农村集市的管理，威海卫警察局还向每个乡镇集市派一两名巡捕维持市场秩序，叫作“镇集”，同时兼任税务官负责收税。

当时担任羊亭集的镇集是二分局的邵居同。有段时间，他因为有其他事务未能到羊亭集，改派了一个姓丛的巡捕去“代镇”。姓丛的背着邵居同，在羊亭集耍开了威风。他欺压做买卖的老百姓，私收税款、敲诈勒索，有人把丛某的这些劣迹报告了邵居同。一日又逢羊亭集，邵居同换下巡捕服穿上了便装，远远地尾随姓丛的来到集上。不多时，果见丛某在一卖菜种子的老者摊前私收税费。为此，邵居同当场宣布将丛某开除出巡捕行列。后来，邵居同担任巡捕分局第三分局局长时，仍然经常到凤林集明察暗访，防止警察吃拿卡要、偷税漏税。

新中国成立后，威海的卫生、防疫、环卫、城管、市场监管、监狱、消防救援及税收工作，逐步从公安机关分离出来，均有专门的机构负责。

惨烈的朱家庄民团保卫战

□周东升

朱家庄，一个地处泰山脚下、汶水之阴的普普通通的小村庄，在抗战初期，这个不足100户人家的小村子，却隐藏着一支精干的抗日力量——自发成立的民团。1938年8月19日，面对200余日伪军的疯狂侵袭，朱家庄民团奋勇抗击，谱写了一曲反抗外辱的赞歌。

1937年12月

底，日本侵略军某部900余人进占宁阳，随后占据重要村镇，建立据点，驻兵把守。侵入宁阳的日军四处烧杀抢掠，犯下了惨绝人寰的累累罪行，激起了全县人民强烈的民族仇恨。他们纷纷加入抗击侵略者的行列，以各种不同的方式顽强地进行斗争，誓死保卫自己的家园。全县大部分村庄不约而同地组织起民团、自卫团、巡逻队，拿起土枪、土炮、大刀、红缨枪等武器，奋力抗击日军的入侵。其中，朱家庄民团自卫战尤其惨烈。



朱家庄村头弹痕犹存的二层小楼。

朱家庄位于宁阳县西北9公里，抗战时期，全村共有不足100户人家。王姓是该村的大户，几个富户也多数姓王，号称“八大户”。1931年，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三省后，兵匪增多，盗贼蜂起，“绑票”“架户”的骇人事件几乎天天发生，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得不到保障。朱家庄的几家富户，整日惶惶不安，提心吊胆。为预防不测，这些大户便加强防护措施，在加高增厚院墙的同时，还不惜重金购买现代化武器——钢枪。到日军入侵宁阳前夕，全村计有二十余支钢枪，有“大盖”“湖北条”“汉阳造”“马拐”“盒子”等。这些枪支分散在几家大户手中，平日用来巡坡看场，守家护院。

卢沟桥事变后，县境内不时见到从前线溃败的残兵和从关外逃回的难民，恐怖气氛骤然紧张。在此情况下，朱家庄村民王广笃提出了“联合全村武装建立民团”的主张，得到大家一致赞成。王广笃深谋远虑，说话伶牙俐齿，被推选为团长。村中的“文化人”王润阜任团部先生，帮民团参议一些事情，人称“参谋长”。曾在东北军当过兵的程学府，因略通用兵之道，担任班长。团部设在村中的土地庙内。民团建立后，一面护村巡逻，一面修筑寨墙。在附近几个村的协助下，高大宽厚的围墙很快筑起，并在村东北、西南方向修筑了两个坚固的寨门。

1938年1月5日，日军占领宁阳城。国民党宁阳县县长王耀璋仓皇南逃，全县处于无政府状态。白马镇（今划归伏城镇）武装队长秦庆臻无立足之地，也带着十几名队员携枪加入了朱家庄民团，民团规模扩大到30余人枪。

1938年8月，宁阳县城住满了日军和汉奸，他们每天都出城骚扰，祸害百姓。特别是朱家庄民团的日益壮大，日伪军一直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处心积虑予以扼杀。8月19日，汉奸王体佩勾结日军200余人，从县城向朱家庄奔来。得到消息后，团长王广笃一面掩护村民外逃，一面设法保护因年龄大而不便转移的老人。他安抚道：“大家不要害怕，民团保证大家的安全”。下午两点左右，敌人赶到朱家庄附近，因为摸不清村内的地形和火力布局，没敢贸然进村，待机而动。村内民团也严阵以待，并把主要兵力放在东北门。

夜幕降临，狡猾的敌人先以小股兵力靠近寨门，开始试探着进攻。守候多时的民团队员怀着满腔怒火，居高临下，用钢枪、土炮及程学府的轻机枪打退了敌人的第一次进攻。半小时后，敌人突然用大炮、机枪、步枪向村庄发起猛攻，王广笃、程学府沉着指挥，果断迎战，待敌人靠近后，民团集中火力进行还击，很快打退了敌人的第二次进攻。

午夜时分，敌人发起第三次进攻，并从县城调来了汽车、坦克、大炮，但因战斗前秦庆臻带走了他的人马，民团战斗力大为削弱，敌人兵力数倍于民团，且使用重型武器，形势对民团极为不利。程学府持轻机枪凭寨墙死守阵地，在弹尽负伤的情况下，毁枪殉难。拂晓以后，敌人从西南门冲入村里，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杀害无辜村民十余人，并有100余间房屋被焚毁。但同时敌人也损失惨重，死伤40余人。

这次保卫战，虽然伤亡惨重，却极大地激发了全县人民的抗战斗志，也更加坚定了早日赶走侵略者的决心；甚至作为民众自发抗战的典型战例，被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详尽报道，并褒扬有加。

八十多年前的炮火硝烟已经散去，勤劳勇敢的朱家庄人也已过上了幸福美好的新生活，但他们的祖辈反抗侵略、不屈外辱的战斗故事却将永载史册。

投稿邮箱：

qlwbrwq@163.com